

醉書室談書論人

許定銘 著



創作企業有限公司出版

G 236.4
20035

港台書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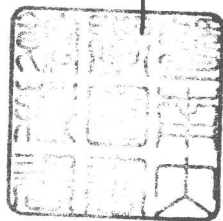
人論書談室醉

許定銘著



暨南大學圖書館

許定銘 1/2003



創作企業有限公司出版

醉書室談書論人

作 者：許定銘

封面設計：龐懿棣・李耀輝

出 版：創作企業有限公司◎
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259 號

傳 真：2578 1347

印 刷：特藝印務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屈臣道 4-6 號海景大廈 B 座 611 室

出版日期：二〇〇二年十二月

售 價：港幣六十八元

國際書號：962-86891-1-8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236.4
20035

港台書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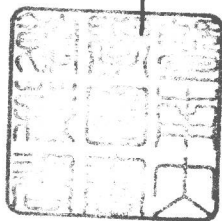
人論書談室書醉

許定銘著



暨南大學圖書館

許定銘, 1/2003



創作企業有限公司出版

目錄

情書專家章衣萍和他的作品 ◆ 8

28 ◆ 劉大杰的《渺茫的西南風》和
《盲詩人》

《銜微日記》及其他 ◆ 33

38 ◆ 首部女作家小說專集

一部血淚交織的戀愛史 ◆ 42

46 ◆ 喜重見《石懷池文學論文集》

愛書人的發掘報告 ◆ 50

54 ◆ 看圖讀《老舍》

姜德明的圖像書話 ◆ 60

70 ◆ 兩種版本的《小小十年》

葉會西的《綠意集》 ◆ 75

77 ◆ 聶紺弩的《絕叫》

薩空了及其《懦夫》 ◆ 80

82 ◆ 任畢明及其《龍虎集》

上官竹子的《夢之圓舞曲》 ◆ 84

87 ◆ 大華烈士的《西北東南風》

劉紹銘的少作《空門》◆ 90

93 ◆ 尋找鄭慧

兩本六十年代的小說選集◆ 97

102 ◆ 幾本五十年代的集體文集

漫談望雲與《黑俠》◆ 110

121 ◆ 雨季和《星期文庫》

奇女子成愛倫的小品◆ 130

134 ◆ 舒巷城的《山上山下》

馬蔭隱的《旗號》◆ 141

146 ◆ 神童馬博良的《第一理想樹》

馬靈殊的《昆明之戀》◆ 155

164 ◆ 附贈資料的舊書

喜得舊書一批◆ 167

171 ◆ 副刊的合訂本

文藝家編的《鄉土》◆ 173

175 ◆ 記高伯雨先生

詩人尚木◆ 177

179 ◆ 何源清與文生社	
幾本簽名本 ◆ 181	
185 ◆ 從《年表》到記侯榕生	
隱藏的繆思 ◆ 190	
203 ◆ 《〈心鎖〉之論戰》	
銷量驚人的《野火集》 ◆ 206	
208 ◆ 《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》	
醉書室隨筆 ◆ 210	
215 ◆ 補充與建議	
後記 ◆ 221	

情書專家章衣萍和他的作品

以《情書一束》一炮而紅的現代作家章衣萍（1900-1946）⁽¹⁾原名章鴻熙，是安徽績溪人。他的祖父是個秀才，父親是個商人。他雖然是長子，也要到八歲才能到離家鄉百里外的小學讀書。十四歲入師範學校讀了兩年書，因思想太新而被學校開除。十七歲到南京當學校書記，一年後插進中學讀書，次年畢業後到北京，一方面做胡適的私人書記賺取生活，一方面到北京大學去旁聽，讀了不少書，漸漸愛上了寫作。一九二四年末，魯迅兄弟與孫伏園等創辦《語絲》，章衣萍在此發表了不少作品而初露頭角。到一九二六年⁽²⁾《情書一束》面世後，聲名大噪。

一九二八年，章衣萍到上海，任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的秘書。期間他還在大學裡授國學概論和修辭學，不久，因肺病復發，不得已辭去教職，到吳淞海邊休養。抗日戰爭展開後，章衣萍到四川成都，開了間書店，長袖善舞，混得不錯的樣子。一九四六年三月，因腦溢血而伏在飯桌上死去。

章衣萍一生中，最為人談論的，是他賴以成名的《情書一束》；其次就是他的愛情故事。章衣萍的第一位戀人是北大的女學生蔣圭貞。一九二三年間在北京時，他們打得火熱，章衣萍為此寫了不少情詩；可惜，章衣萍熱衷文學，而蔣圭貞卻是研究數學的，終因愛好各走極端，蔣小姐移情別戀，嫁了給胡適的內弟，還累章衣萍氣得吐血，大病一場⁽³⁾。後來，章衣萍將那時發表的詩作輯成《深誓》出版。

失戀不久的章衣萍，遇到了他認為非愛不可的吳曙天⁽⁴⁾，

立即展開追求。吳曙天除了愛上章衣萍外，還愛另一位青年藝術家葉天底⁽⁵⁾。他們這場三角戀愛的結果是葉天底遠走他方，章吳二人在一九二七年結成夫婦。章吳葉這段愛情故事，正是《桃色的衣裳》的原始素材。此事葉的好友曹聚仁記之甚詳⁽⁶⁾。

在成都時，章衣萍除了太太吳曙天外，「他另有一處金屋住著一位錦城之花的小太太」⁽⁷⁾。到吳曙天過世，這位小太太離他而去後，我們的風流作家很快就續弦，她還為章衣萍生了個孩子呢！

從《情書一束》到《二束》

章衣萍的寫作才華是多方面的。他寫過新詩、散文小品和小說，也有學術研究，嘗試過創作戲劇，翻譯過外國文學，還出版過不少兒童文學作品。

他的創作自然以小說最為重要。除了代表作《情書一束》外，還有《煩惱的春天》（1925·北新）、《友情》（1930·現代）、《小嬌娘》（1933·上海黎明）和《情書二束》（1934·樂華）等。

《情書一束》原名《桃色的衣裳》，出版於一九二五年，銷路不很好，到翌年改了《情書一束》這個俗氣的書名，意外地大受歡迎，兩個月已銷完初版三千冊，其後一再重印。據龔明德說，到一九三〇年三月，已印了九版，共二萬五千五百冊⁽⁸⁾，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暢銷書之一。《情書一束》之所以暢銷，是因為它對性愛有露骨的描寫，對婚姻有新的見解；再加上某些機構因其黃色成份而禁止刊行，更加深年輕人的好奇心，形成愈禁愈暢銷的現象。章衣萍在一封寫給他的好友詩人汪靜之

的信中說：

假如父親不許他的兒子看《情書一束》，《情書一束》會悄悄地跑進他的兒子的口袋中；假如母親不許她的女兒看《情書一束》，《情書一束》會悄悄地跑進她女兒的繡被裡！（9）



章衣萍沾沾自喜之情躍然紙上，亦可見這本書當時受歡迎的程度。

其實《情書一束》算不上是黃色小說，以今天的尺度來看，不過是灑了少許鹽花。但在民國初期的中國社會，則是駭人的創作，震驚文壇。全書共收〈桃色的衣裳〉、〈紅迹〉、〈第一個戀人〉、〈愛麗〉、〈阿蓮〉、〈從妳走後〉、〈松蘿山下〉和〈你教我怎樣辦呢〉等八個短篇。章衣萍喜歡用書信和日記的形式寫小說，本書中的作品幾全以這兩種手法寫成。它們中有寫三角戀愛的，有同性戀的，有暗戀的，全都與情愛有關，作風大膽，令時人側目。

以章衣萍、吳曙天和葉天底的三角關係寫成的〈桃色的衣裳〉，是本書寫得最好的一篇。小說分成上下篇，上篇由菊華（曙天的化身）的十四封信組成，一方面傾訴她與逸敏（衣萍）的相思之苦，一方面交代她與殷瑞（天底）相識和戀愛的經過。下篇則寫菊華和逸敏見面後，難捨難離的愛情故事，同時插入了殷瑞的幾封信，將他們三個人的



關係縛得牢牢的。先不說故事內容與藝術成就，單其寫作結構之新穎，已比當時流行的平鋪直述或倒敘式要好得多。其實書中的所謂大膽描寫，亦不外是擁抱、接吻和愛撫，較令人刺激的，僅故事結束時的「我仔細的……從她的乳峰望到小腹下的黑毛，……我在她的小腹下親了一個吻……」幾句，結果是連性行為都欠奉。它最受人非議的，是小說中提出了他的婚姻、愛情觀：無論是男人或女人，都可以愛多個異性；他甚至希望他們三個人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，組成兩夫一妻的家庭，有共同的兒女……這種前衛的想法，相信現在也不為社會大眾接受，何況是七十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呢！

〈第一個戀人〉和〈阿蓮〉是本書中值得推薦的兩篇。前者寫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暗戀美少女的經過，作者對少年人戀愛患得患失的心理掌握得很好，使這段無疾而終的愛情故事留下淡淡的哀愁。後者寫農村丫頭阿蓮和木匠的偷情故事，最終是東窗事發，兩人被毒打一身後而給活埋了，對當時落後農村中土豪惡霸的殘酷行為，提出了嚴重的控訴，有別於章衣萍的其他作品。

《小嬌娘》這本一九三三年三月由黎明書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，初版只印了二千冊，較為罕見。全書共收〈小嬌娘〉、〈花小姐〉、〈阿順〉、〈初戀〉和〈瘋了的父親〉等五篇小說和一個劇本〈過年〉。章衣萍在序中說〈瘋了的父親〉是吳曙天所作，而集中最滿意的是〈小嬌娘〉。但我卻認為本書中寫得較好的是〈阿順〉和〈初戀〉。

〈阿順〉透過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娟子和她家裡園丁的接觸，寫一個忠心的長工一生底可憐遭遇。阿順在娟子家做了幾十年長工，勤勞地灌溉花草，修剪樹木，從無怨言。順天安命的老實人

有他一套不娶妻的哲學：

……曾說過他不娶妻的理由，第一是他養不起妻子，他賺的錢有限。第二是看見的悲慘的家庭太多。他說，人一娶了妻，男的像一隻牛，無論風雨都要在外面找錢，女的像豬一般生了許多子女，一天天的加重她丈夫的擔子。阿順不願意做一條牛。養一條豬。（10）

可是阿順卻把辛苦賺來的錢給弟弟回鄉建屋娶老婆，可惜自己最終是因為醉酒誤躺到弟婦的床上，為鄉人捉住活活打死了。這是衣萍較少觸及的題材，寫來居然細膩感人。

〈初戀〉寫一個年僅十二歲的孩子，戀上了他十七歲的表姊，故事略嫌簡單，但在心理上卻有深刻的描寫，全篇用內心獨白的方式寫出，手法較新，章衣萍寫少年心態確有一手。〈花小姐〉寫一個青年畫家，因愛人跟有錢有勢的老友跑了，傷心之極，發憤作畫。畫家成名後，被某奇女子看中而包起，只是個普通的男妓式奇情故事。至於作者認為滿意的〈小嬌娘〉，寫的是一個有婦之夫戀上少女的故事。小說中的我有一個患了「結核性腹膜炎」，長期都腹大便便的妻子。在偶然的機會裡，他認識了年青貌美的小嬌娘張璐子，兩人在不意間墮入愛河。我夾在妻子和璐子間，不知如何取捨，正如章衣萍所說，「有婦之夫的戀愛，不過增加各方面的痛苦罷了」。故事情節即在我的徬徨與矛盾中發展，最終是夫妻的恩情戰勝了婚外情，我還是留在妻子的身旁。這只是篇寫得很普通的作品，章衣萍滿意它，是否有特殊的意義呢？吳曙天一直有腹脹的病，太似故事中那位被冷落的太太了。

《情書二束》明顯地是因為《情書一束》暢銷而出現的續集，

可惜未見如上集般洛陽紙貴。此書於一九三四年六月由樂華圖書公司出版，初版二千冊，不知有無再版。全書只收入〈給璐子的信〉、〈癡戀日記〉和〈夜遇〉等三篇。

最值得談的是〈給璐子的信〉。這篇小說由三十封逸敏給璐子的信組成，內容主要是訴說逸敏對璐子的傾慕，對以前未能把握機會抓著璐子底愛的追悔。作者間中亦透過信件寫讀書筆記，和對方討論時事，寫社會上的動盪，揭示戰爭的殘酷，抒發其愛國之情……可惜分量遠遠不及透過小說來宣揚他那「無論男女，都可有多個愛人」的「博愛」觀來得多和重。在小說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璐子先和陳同居，同時又和逸敏相戀，跟著再和桂先生住在一起。至於逸敏（章衣萍自己？），是已有妻子的人了，先瞞著妻與璐子談戀愛，後又與Flora墮入愛河；而F呢，是先有黎賢的，而黎賢這個有妻室的人，又同時和一個女戲子與F同居……簡直是一塌糊塗。我認為這篇小說值得一談，並非我欣賞它，或者贊同他的博愛觀，而是發覺他小說中人物的連貫性。逸敏和他的妻菊華來自〈桃色的衣裳〉，璐子則來自〈小嬌娘〉。而且，我發現〈給璐子的信〉的內容，實際上是〈小嬌娘〉的延續。以章衣萍的風流成性，我們不妨大膽地假設，逸敏和璐子這段關係，很可能是衣萍和曙天生活在一起後的一段婚外情。章衣萍不但宣揚他的博愛觀，很可能還在現實生活中實踐哩！

在《〈情書二束〉跋》裡，章衣萍有這樣的一段話：

……但我也感謝Flors和璐子，本來世上也沒有可以容得理想和浪漫的地方，然而，忠實和不顧一切都是她們忠於所戀的心情，——我覺得自己是老了，我寫一些烏有的事實和人物，為了紀念我的過去的青春。唉，逝去的夢想和希

望呀，我為了生活正困頓於粉條黑板的生涯中。唉，假如世間真有璐子和 Flora 和其他的人們，我也是覺得幸福的。雖然煩惱也是幸福的反面。（11）

他雖然強調 F 和璐子的事是「烏有的事實和人物」，但我很懷疑！同在這篇跋裡，衣萍還說：

曙天為了紀念一個朋友，也寫了一篇〈癡戀日記〉。正如約翰·彌爾一樣，我做的東西，都是我的妻抄寫和修改過的。但曙天的〈癡戀日記〉卻寫著一個忠實的女主人，這女主人如果還見得著這篇小說，我們是感覺愉快的，雖然她的經歷使我們難受。這動人的記錄，我只刪卻幾個字罷了。

不知何故，他愈是強調〈癡戀日記〉是曙天寫的，我愈相信此篇出自他自己手筆。不過，即使是曙天寫的，〈癡戀日記〉也應提出來談談。〈癡戀日記〉全篇以日記的形式寫成，執筆的主人翁是 S 女士。先是 S 和芷英是一對女同性戀者，後來任之愛上了 S，連帶也搭上了芷英。於是，一男二女共過同居生活。三個人同居，自然有不少矛盾與衝突，S 處處忍讓，希望維繫這段感情。後來因作者被認定是共產黨，受到當局的迫害，隻身逃到南京，輾轉流亡日本，終於客死異鄉。無論這篇小說是衣萍寫的，還是曙天寫的，目的都是在試圖探討三人同居的可行性。結果是：此路不通！

與前兩篇小說比，〈夜遇〉就簡單得多了，那只是個嫖妓的小故事。作者要表達的是「妓女與官僚的分別，不過妓女是犧牲自己的血肉以養活自己，官僚卻是犧牲旁人的血肉養活自己罷了。」這篇無論在分量和內容，都與前兩者格格不入的小說，實